惇裕堂文集

信裕堂文集序

自聖門列政事文學之科後之史臣因分循吏儒林之傳一似出處殊途仕學不相資矣不知學道愛人合政事文學而一之也兩漢吏治必推本經術故蘊之為學問措之為行誼施之為政化擴之為勳業伊古名賢未有不合表裏而一以貫之者丹盟先生以江左名宿擢甲科而宰畿輔洊擢名州所至政績爛然為林文忠公所深契其分巡漳南而引疾也值文忠公奉命督師赴粵道經霞漳相見悵然有吾鄉有好官而不留之語余巡漳在先後遣駐臺陽同官而未由相見望

重洋而溯洄者久之玆歲之夏銜
命忝任閩疆聞其避地先至乃得握手言歡快慰十餘
年傾倒之忱見示詩文全集益知政事之卓由於文學
之精而要皆本於德行之粹庶幾學道愛人合體用而
一以貫之者宦游筆記可爲治譜可作官箴詩文不爲
空虛無實之言蓋仁義忠孝之心鬱於中而發於外能
篤行故堂以愷裕名有眞氣故齋以養浩名豈惟是詞
章聲律足以追古人而式來學哉讀畢謹識數言於簡
端時
同治紀元壬戌八月治年愚弟南通州徐宗幹拜序

脩裕堂文集自序

余自成童遊庠塾者即謂文有古意既冠舉鄉後嘗文揚州孝廉堂徵名益遠年南北諸通家爲列制藝問世咸青磅礴之氣純乎古文而其時所作屏障碑銘各體人亦稱之自謂宗脫時文窠臼稟輒棄置不一存吾師汪文端公有言曰方望溪先生本朝文章巨公也其時文乃時文中之古文其古文則古文中之時文余見有同鄉同年一生肆力韓歐自謂古文能手及沒嗣以其遺集屬選罕可采者又見學得師承名重當世嘗讀其所撰碑記及零星諸作亦甚可

觀及全集刊出非不斐然成章而求一巨製鴻篇與世道人心大有關係者殊少指其胸襟未廣識見未超故其文亦囿於近而遺於遠蓋古文若斯之難也余自閩南引疾家居兒輩以余制藝詩賦刊有全集宦游紀畧亦已編成復求散佚古文分類編爲四卷亂離轉徙抱以俱趨至閩又以近作入之謬言余之文不似韓蘇而似賈董余則深斥其非然暇日披閱做帶亦復自珍似覺有不可棄者竊思文以明道何必體襲韓蘇文以經世亦何必逕踐賈董只須自成一家而已余之文敢言知道又敢言濟世哉惟是自教學以至筮仕以迄歸

田處事必折乎中立言必求其是處治必思防亂處亂必思返治長沙之哭末已杜陵之憤日深居一邦欲有益於是邦不以闗膜覩之交一友欲有益於其友必以忠言告之此則一點血性一片熱腸造次不忘顛沛不改可以質天地鬼神亦可以告天下後世者耳然其中不無忌諱亦或不免瑕疵知我罪我且以俟之

咸豐十有一年秋中貴池桂超萬自序於榕城寓舍

惇裕堂文集目録

卷之一

辨二篇

卷之二

序十篇

書十一篇

卷之三

碑文九篇

記一篇

頌一篇

狀一篇

愔裕堂文集卷一

貴池桂超萬丹盟

子路無宿諾論

講章謂夫子稱子路片言折獄想象之詞本非實事門人記無宿諾以見取信有素竊謂此說非也聖人有試而後譽豈有憑空稱人片言折獄之事以無宿諾爲急於踐言更與折獄何涉愚按夫子稱之門人記之皆實事也皆夫子爲司寇時實事也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其屬有士師等職所以任使分勞也夫子爲魯司寇尚有父子訟者則訟獄之煩可知勢不能一

一親聽必使所屬分任之爲政在先有司大體固然時子路備員僚佐出甲墮都皆使之往豈庶獄宜愼而不命之折耶夫子循循命之子路唯唯諾之退而集兩造以聽之執一中以折之不煩鞭扑不聞疾聲人盡輸誠案無疑竇無情者愧負冤者伸須臾而獄成矣於是錄獄詞具獄牘朝受命而夕報命易所謂不留獄也始謂偶然繼乃常然魯人遂嘖嘖傳子路無宿諾云每獄上夫子受其成而閱之曰稱物如衡之平決物如刃之利誠片言可以折獄者而門人因記其事如此然夫子恐其聞言自足也故進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此如緼袍不恥夫子見而美之爲誦不忮不求之詩既云何用不臧又言何足以臧無非從升堂引之入室譬教之苦心也

四海之内皆兄弟論

兄弟天合非人合也杕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葛藟之詩曰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可見他人非兄弟比矣而子夏釋司馬牛之憂以爲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哉蓋嘗反覆深思而知子夏之意勸其出奔也方桓魋恃寵於宋時取馬於地叛志已萌易薄以觳叛形已露爲司馬牛者學聖人之道篤親親之仁豈不申法戒陳

利害亟涕泣而道之其頑石不可轉狂悖之性然也若欲大義滅親則事權不屬部向巢位在左司不能行周公管蔡之誅直至君告亂作拜不能起牛其如此橫暴之兒何哉然則化之不可誅之不能舍潔身去亂之計更有何術以處此且魋入曹以叛之後牛卒出奔他國矣始而適齊繼而適吳終則適魯卒於郭門塟諸邱輿子夏逆知其必至於奔也與其出奔於既叛之餘倉黃而失措何如出奔於未叛之日明哲以保身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出門交有功此之謂也以此爲謀不亦忠乎當牛之去宋也嘗致邑與珪焉前此不

肯他適或係戀於富貴而然子夏告以富貴在天正此意也卒之吳雖見惡齊侚與邑天未絕之富貴自在也而適魯之後趙簡子來召於晉陳成子來召於齊翹翹車乘朋至斯孚四海皆兄弟之言亦驗矣惜乎牛不早悟馬無十乘而不能棄之致覩見叛逆之禍及於宗族悲夫

賈生痛哭論

蘇子論賈生得君如漢文以不用死由不能自用其才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其意惜王佐之才不用因惜其痛哭爲過激耳嗚呼亦思賈生所痛哭者何事

哉賈生陳策名爲治安治以防亂安以防危也文帝時人謂已治而誼謂易亂人謂已安而誼謂可危其危亂之萌於邊境者流涕焉而已其危亂之兆於制度者太息焉而已若夫封建大藩布滿天下尾大不掉蔓滋難圖非特伏將危將亂之機直已成必危必亂之勢且危者難安亂者難治失今不治痰不可爲誼之爲宗廟痛哭爲社稷痛哭誰曰不宜嗚呼自衆建諸侯之計不行至景帝三年七國變興膏血塗地痛哭於原野者億萬人矣方億萬人痛哭之時近者見其狀遠者聞其聲而不相爲痛哭者豈復有人心哉賈生於二十年前預

知諸王既壯漢相病罷之後億萬人必環而痛哭焉料
事之明洞若燭照直已如見其狀如聞其聲矣而謂能
已於痛哭乎其冀君之一悟法之一更是欲以一已之
痛哭代億萬人之痛哭而乞命也是欲以一言之痛哭
免億萬人之痛哭而更生也蘇子以其痛哭爲非可乎
吳公薦誼在文帝元年即用爲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
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帝謙讓未遑二年上積貯疏四年
出爲長沙王太傅旋召還獨對宣室五年諫除盜鑄疏
六年出爲梁王太傅始上治安策於朝蘇子謂痛哭於
立談之間亦誤至蘇子上神宗書謂賈生請爲屬國以

係單于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三表五餌人病其疎兵凶器也而易言之亟用其說殆將不安此則老成之見可以懲後之好言兵而啟邊釁者

蘇軾王安石合論

吾少讀朱子文至答汪尚書篇謂蘇氏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貴通達賤名檢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俗不在王氏下竊謂斯言過矣子瞻之見擯於朝正以攻王氏新法故非所謂賢奸不並立者乎以伊川爲講官時諫方長不折諸事議論相與牴牾蜀洛分黨謗訕遂興然則君子亦有黨乎及與蘇

氏全書行文可貴立論有偏甚且以湯武為篡弑不顧
公義妄肆譏談其謂荀彧為聖人之徒與王氏稱揚雄
馮道善避難以存身合乎無可無不可之義豈有異耶
朱子排而斥之衛道之嚴義固有當然因文章以求政
事則是非異同有不得而混者王氏上仁宗書長篇累
牘皆託空言變法之意機緘已露而蘇氏上神宗書所
云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皆可見之施行王氏議獄婦
人因貌劣夫少年因鶉殺友皆減其死議邊則欲取先
與令遼人不煩一兵坐得地七百里莫不謬妄絕倫而
蘇氏所議兵策井井有條其治潁州殺捕之盜定州告

長之卒嚴而得中處置晉當王氏柄政後誤國殃民無

論已即初知鄞縣所稱貸息便民疑亦受害未深得此

虛譽而蘇氏歷徐城以禦水患濬渐河以築湖隄興利

除害德澤在人其去王氏豈可以道里計哉夫子曰天

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以中庸繩之蘇氏誠難

與周程比倫以均天下國家論之蘇氏應可與管晏爭

烈如謂得行其志與不近人情不恤人言者同亂天下

吾不信也

難周以非其道論　癸巳朔考

嘗聞王者冕旒以蔽明而明無不照黈纊以蔽聰而聰

無不閑非有術數讖緯之學也衷之於道而已矣道率
乎性而可以察物情道守其常而可以觀物變明是非
別誠僞其必由此歟則孟子難罔以非其道之說可申
論之蓋自世風去古日遠機械日張而罔生焉罔之心
險而又險罔之途防不勝防而以小人罔小人猶少以
小人罔君子常多彼謂君子忠厚居心可以術愚之慈
祥成性可以情誘之好周人急可以大險大難求援樂
道人長可以小忠小信動聽此疑其旣可欺卽可罔耳
然而按之輒敗試之立窮者何哉且夫君子之難罔非
好察也非多猜也上好察則以刻爲明而近習之人必

有竊事權以壅蔽者矣上多猜則因疑生忌而臆度之
際必有誤正直為奸邪者矣日察其罔即為召罔之階
日猜其罔必無弭罔之理至罔者日在其側而方信時
不知既敗時亦不知豈不惑哉無他無道以主之也然
則君子亦積誠而已矣誠至則明生亦格物而已矣物
格則知至誠者道之主宰也得其主宰則不蔽物者道
之散殊也得其散殊則不遺任賢勿貳非以已意信之
信之於其道也去邪勿疑非以已意絕之絕之於非其
道也至化罔之法宜何如刑以防奸治其末也禮以防
僞治其本也胥天下而教之以禮本不欺之學斯為實

政庶詐罔潛消而皇古之風可復歟

平夷議 辛丑冬作

竊維暎夷以千里葛爾國違販毒烟誘害內地迫陰誅不遂輒敢蹂躪我粵閩侵擾我浙越傷夷我將卒橫擄我子女以此煩

聖主憂亦通國士大夫之恥也或以夷勢猖獗漢奸叢集取勝爲難顧思艱圖易要在人爲制勝出奇何遂無術當此敷天共憤薄海同仇使士獻一策人出一謀于慮之中詎無一得請爲借箸籌之得八事焉一曰以鬼攻鬼二曰以賊攻賊三曰以民兵攻賊兵四曰以小舟破大舟五曰以土器制火器六曰以異術破異類七曰

以詐攻詐八曰以夷攻夷何謂以鬼攻鬼㕫鬼敢於肆行者特其船堅炮利來往大洋以爲我無如何也聞粵閩一帶有潛行水底之人俗名水鬼入海可三五里裹粮以往時出時沒可三五日澎湖最多山東登萊閒或有之漩潘撈珠之夫亦能如此若各省募此輩數千厚其廩餼重其責成使懷火器潛入賊營舉而焚之較之陸軍奚啻百萬然非訓練精良恐彼亦募此類禦之未能必勝且夷船甚高苟非神力何能跳躍而上當擇神勇無敵如河南都司劉天寶輩督之訓練俾技藝精熟如岳家軍一躍可越數丈一夫可當千人然後懷火器

以潛行或俟黎明或乘大霧出其不意跳入賊船以五十人焚一船賊可殲盡何謂以賊攻賊嘆逆長於水戰而短於陸戰恃有漢奸勢乃益張漢奸所以從賊者賊以利誘之也漢奸皆市井無賴之徒惟利是視既可以利誘之往亦可以利誘之來當一面傳諭漢奸曉以利害許以官爵一面陰遣辯士詐降相機行說或說頭目或說脅從如果解體投誠以焚舟殺賊爲信來則授之重職以餌餘黨得此攻賊徑路熟而消息通賊與漢奸必兩相疑漢奸日少賊勢日孤可盡滅矣又聞嘆夷甚畏洋盜入夷船竊物至一艙先滅其燈夷人一步不敢

勸聽其竊取而去既能潛竊必能潛燒若使招降海盜
許賊平授以美官當亦樂於爲用其洋盜不至之省亦
可招集水賊晴持一炬然之總之水戰不離乎火攻者
近是何謂以民兵破賊兵前奉
上諭團練鄉勇又准奇才異能之士投効軍營誠謂衆志
可以成城賢才堪爲保障而奇才異能未聞盡出者無以
風之故也竊聞廣州數百村莊聚有義勇曾殺夷匪多名
并生擒渠魁義律時知府余保純意在息事勸令釋放天下
借之伏思此義勇中首事數人未持尺寸之柄能使數百村
民聽從號令執訊獲醜賊避其鋒可不謂奇才異能歟未可

升斗之俸奮身効力可不謂忠義之士歟若使膺不次之擢畀以要職握有兵權將使粤東全省民皆爲兵定能制逆夷之命况閩越江南山東諸省詎無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夷匪不足平也否則失此機宜萬一夷匪報怨數百村遭其屠戮則大可危矣何謂以小舟破大舟嘗見武林郁永河海上紀畧一書載紅毛屢侵交趾創爲小舟名曰軋船長僅三丈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彷彿端陽競渡龍舟以二十四人操楫飛行水面退則反棹變首爲尾進退如意儼然游龍首尾各架巨礮攻破船底即沉雖有技巧無所施於是大敗至今紅毛過

廣南見軋船出卽胆落而去今誠仿交趾軋船之製使
水勇乘之載大砲以攻賊船置沙囊以禦賊砲入水者
斬錨鑿船在舟者賁薪發火是亦制勝之道何謂以土
器制火器曩聞禦砲之法或用牛皮或用魚網皆嘗試
之殊難抵禦惟土厚三四尺砲不能入此則親驗有據
者我兵立營之處前築土埂或盛以布囊或盛以竹箕
砲俱無能爲害矣又聞夷砲每上騰天半墮地裂開以
致兵勇驚潰則莫若立營於夷船十里之外夷不能負
砲而來則彼之技窮而我之志可得何謂以異術破異
類方今

皇上旁求奇才異能其有深於韜畧精於奇門工於劍術者宜兼收並蓄以供指臂之用少小見同邑已故周生有異術水行則舟可自止風逆亦得順行陸居則門常不關賊入一不能出戶揚州人多奇其術夫異術何常之有邪用之則爲妖妄正用之則爲神奇誠使用其異術以阻夷船以遏夷砲衛城社而安人民功孰大焉天下之大豈無異人但無明文示以寬典恐招之亦疑畏不至耳何謂以詐攻詐唊夷詭詐甚矣若但以砲攻砲以船攻船明與之戰恐未能勝莫若擇海濱高曠之地暗埋地雷旁置伏兵或多陳妓女故作避兵之狀施朱

傳粉以誘之或多放牛羊爲求芻牧之地飲池降阿以
陋之令彼率衆登岸必經斯地乃能搶奪至則地雷齊
發伏兵齊起斷其歸路殲殺靡遺斯亦用奇之一法也
何謂以夷攻夷嘆夷窮兵競武羣夷含怨久矣現來粵
東諸國如米利堅佛郎西兩大邦勢與嘆敵其他小國
多嘆附庸實非心服并有宿怨且彼重譯而來皆以交
易爲重若告以停市之非計誘以開市之取贏約與共
圖嘆夷所獲貨財盡撒分給人情趨利必將樂從使成
連伐之謀共奮摧枯之勢雖不必掃穴犁庭將使片帆
無反者以後如欲通商非屈膝稱臣不可此八事者行

之存乎其人能行又覘乎權與力將如頗牧方是長城似難拘貴戚之列才若葛龐焉肯自薦似宜開徵辟之科衆所望者不可棄衆所嫉者不可任此則關乎人心之向背係乎天下之安危者也小臣無狀未習韜鈐切齒滅夷惜少能飛之劍傾心紓難恨無可毀之家且狂夫直言罔知忌諱書生弱質未歷戎行惟區區忠愛之忱不能自已倘當路不遺芻蕘採而用之幸甚

備夷議

國家惜民命不惜金錢以撫㖠夷有成局矣夷性貪狡論者皆知宜防海上大口設鎮小口設營防綦密矣然

寇至仍須增兵兵增必須增餉經費有常寇船無定將何以應之蓋備敵者必視敵之所畏而備之而後敵氣可奪此不易之理也閩南人之語曰百姓畏兵兵畏夷夷畏百姓是必團練百姓以禦夷矣夷不攻廣州泉州之城畏百姓也畏粵閩之百姓而不畏江浙之百姓敢於深入者以粵閩向有械鬥之風而江浙文勝之地民不習武故也聚素不習武之民而練之應募者皆市井無賴之徒教之有勇已難教之知方更難且有事集之無事散之惡在其可用也夫欲禦去來無定之夷非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可而無能守之具烏乎守無能戰

之具烏乎戰勢不能每人而教之然亦不必每人而教之在有以風示之而已矣竊維三代選士之法必觀射於澤宮其時咸天下之器莫利於弓矢故無人不教之射士不能射則辭以疾國無養兵之費而人士皆兵獵狁雖强不能爲害由此道也自後世重文輕武庠序雖立武學鄉黨不以爲榮而中國積弱久矣今滿洲應鄉會試者先試騎射猶得先王遺意若使直隸各省應童子文試者亦先試武藝無論鳥槍弓箭刀矛須各執一技之長上之所向下之所趨也士之所爲民之所效也童而習之其技精家能肄之其勢盛勢盛則胆壯寇至

不虀而避矣技精則智生寇來可伏而殲矣不煩征調不煩召募但須地方官激勸之聯屬之而已夷縱船堅砲利不能進陸地一步有不望風而氣奪者耶如謂漢民過强恐致生亂則殊不然

國家深仁厚澤經二百年踐土食毛咸思感奮况敦詩說禮之儔素知恩義者乎縱懷袖不無蘊蓄𣴑林亦有驍鴞而四面皆義勇之士召而討之易易也竊謂中國自强之道無以逾此又自來科塲試策原欲其達時務以宏遠謨今例𢧵妄談時事者貼出宜庸庸之輩務爲虛車之學苟取功名而豪傑之士不可多得矣則何弗

除此例禁使多士講明韜畧經濟以圖實用哉

平冦在實行民團議

自粵匪竄入江南陷金陵據皖省八年於茲矣我軍非無宿將老謀而師老財匱不能掃蕩恶氛猖獗更甚則以不行民團故也非不行民團徒事虛文而行之不實猶不行也其行之不實奈何一由招募無多當此民財匱竭之時捐貲養勇能養幾何幸賊不來久即撤去一由訓練無方所募多屬無賴之徒技藝未嫻戰陣未習臨敵畏葸望風先逃賊之裹脅日衆民之荼毒靡遺職此故也此非實行民團何以救之其實行民團之法籌

謂各州縣無論城鄉皆使按戶出丁在本里設公所團練公推賢能董事任之擇精鳥槍刀杆各技者訓之又令營兵教以陣法鳥槍先用手托後須打靶早晚學習閒暇學習不妨本業不給廪餼地方官月閱一兩次見技藝稍進者酌賞之以示鼓勵每十人立一頭目每百人立一隊長其器械旗幟號衣火藥賞犒僱教師諸費則勸富戶捐貲使董事收藏支用年終開明捐數銷數張貼本里以示無私如此則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人衆則勢大技高則膽壯所謂以兵衛民則不足使民自衛則有餘也賊至不能裹脅一人不能擄掠一家勢將日

蹙日窮亡可翹足而待然有事仍須官軍救之以民團之火器不如官軍也官軍得民團而勢張民團得官軍而威壯兵民相助不使相侵相仇而大局有不固於磐石哉或謂凡民難與圖始其如不樂從何則在賢地方官愷切出示以勸之傳紳董激厲以面命之誰無身家肯聽賊淪喪乎誰無廬舍肯聽賊焚燬乎富者擁有貲財肯聽賊擄奪乎貧家亦有妻子肯聽賊淫掠乎多方開導人人肺腸未有不下令如流水者時值餉絀而欲兵強似舍此更無他法要在未雨綢繆汲汲圖之若寇至則事無及矣此法超嘗行之幾輔海口曾王查勘諺

稱第一又嘗行之一鄉苦於手無斧柯不從者不能齊之以法然守隘兩年屢戰屢勝向使鄰非葛伯猶有賀蘭又安能破我藩籬也哉

勤恤民隱疏 癸巳朝考

臣

聞好生者天地之心贊化者國家之事堯曰一民飢我飢之一民寒我寒之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自來草野多一民卽君相多一責故夫天有顯道民有隱情恤則不借勤則不匿在昔周穆王欲征犬戎祭公謀父告以勤恤民隱有由然也然則勤恤之道宜如何一在擇長民者以撫之一在去害民者以安之一在訓民崇儉黜奢俾日食日用而不竭一在訓民任恤婣睦俾相愛相養於不窮天下之命懸於守令以其爲親民之官也全省之命制乎封疆以其居連帥之任也守令失

其職則民情塞而不通封疆非其人則吏治廢而不舉故必擇長民者民乃得撫官府有胥徒皆能愚弄其民鄉里有強暴恐欲迫脅其民胥徒不懲治則民畏之如虎狼強暴不誅鋤則民委之為魚肉故必去害民者民乃得安今天下地無閒曠戶務農桑然百人為之而一人耗之不難其可給乎三時積之而一日靡之不惜其可繼乎必使宴會饗篹有數上下章服有常而日食日用者不竭矣廢疾老孤人類不一有以濟之則不凋木飢水毀天時難知有以備之則不害故飢寒者天下之大患也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教之睦族以敦本勸之去

倉以備荒獎之以義勸之以仁有三十年之逼有十二
政之舉而相愛相養者不窮矣我
皇上旰食宵衣軫念民瘼槩乎隱隱各得其所良法美
意垂於無窮億兆之福也臣謹疏

請申禁鴉煙疏 辛丑春代京友擬奏

為請申禁鴉煙以肅
國體以防後患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鴉烟流毒已久中國漏巵
皇上嚴旨禁絕新例下頒特派大臣馳粵堵塞來源此
除惡務盡之義也又見暎夷兵船至津懇求通商

皇上以其詞尚恭順特派大臣馳粵查辦此懷遠以德之仁也欽差至粵以後該夷果無悖逆應許通商然亦許通貨物耳斷不能并鴉片烟而通之乃頃見前侍郎貴慶請改新例弛禁鴉烟　臣愚不知其何說也夫爲國有大體在令行禁止而已出令謂之渙汗汗不可反令可反乎以堂堂中國之大

聖明在上而令不行禁不止竟自出而自反之豈不貽笑外夷耶該夷嚴禁於彼國而貽毒於中國其意險已極剡下所以不敢十分肆志者亦以此烟尚未遍染海疆連獲勝戰稍有忌憚耳若此禁一弛墮彼術中矣

弱財匱後患何極思之寒心臣愚以為不許通商則已若許通商烟禁止可加嚴販烟者梟示開烟館者死罪不必窮搜夷船夾帶自絕吸食自止

國家無刑戮之煩海內享仁壽之福而該夷知我國令下如山不可搖動亦消其覬覦之心矣夫大臣一言之匡扶即可生億萬姓無窮之命一言之狂悖即足貽數十世無窮之患古來往往如此願

皇上熟思而審處之毋惑於邪說毋敗於垂成則除患之義其即好生之仁乎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請復天津水師疏　辛丑春代擬

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暎夷船至天津懇求通商

皇上以其詞尚恭順特派大臣至粤查辦以期解甲安

疆如天之仁薄海共見惟是和戎戢兵與民休息者懷

柔之德也而警戒無虞有備無患者亦深遠之謀也竊

天津畿輔重地密邇

京室我

仁宗睿皇帝因暎夷徑由津門通貢使臣不共設立水

師營於此慮至遠也水營教師調自閩粤造舟建署所

費不貲數年之間始得就緒乃督臣琦善以爲虛糜廩
餉遽請撤裁經
皇上屢次嚴詰復堅護原奏不肯復設試思平成之世
各營養兵何一非糜餉者奚獨於京畿咽喉而惜之即
云津口有門限砂可保無患然人家雖有銅牆鐵壁守
門無人盜賊何難直入耶萬一㕍夷固求㠗門不歸定
海勢不能讓
祖宗尺寸之地爲通商息事之謀是夷船雖去安得不
防其再來且彼即不來我宜有備思患預防古之訓也
臣愚以爲天津奉天俱宜復設水營乘此閒暇急募水

勇有可以潛行入海者選精於技勇之人教之凡放礮禦礮之法鑿舵斫錨之方火彈火箭之用皆講明而切究之平時常如寇至寇至則無患矣臣見武林郁永河海上紀畧一書云紅毛常侵交趾交趾人創爲小舟名曰軋船長僅三丈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彷彿競渡龍舟以二十四人操檝飛行水面退則反掉變尾爲首進退如意儼然游龍首尾架紅衣巨砲攻其船底卽沉雖有巧技無所施於是大敗至今紅毛過廣南見軋船出卽膽落而去今若復津口戰船或仿軋船之製費輕而用便水勇乘之當可制勝又聞天津以鹽包築四礮臺

並無兵守砲皆遠年不可用當鑄新砲而於砲臺後設
卡以駐兵此不當惜費而居安忘危亦不當遲緩而臨
渴掘井者也至海口之多袤延七省亦宜一律戒備不
可疎虞或募漁人或使居民自爲團練其餉軍之費或
籌款或勸捐其經理之謀或屯田或生息請飭各督撫
因地籌畫奏定章程總期不苟安於目前不難行於日
後使民不擾使賊知懼乃爲長策耳臣愚昧之見是否
有當仰冀
皇上裁奪施行

諭鄉民無惑邪教文　道光壬辰代中州周學使

養猛虎者以爲無傷故養之也知其傷焉必遠之矣飲毒藥者不知其毒故飲之也知其毒焉必棄之矣嗚呼豈知邪教之害人有不異於猛虎毒藥者耶今一一爲爾鄉人告之爾鄉人知有孔聖人之教乎聖人教人讀書教人耕田其教不外乎五倫從其教者與違其教者滅聖人之靈赫赫也聞八卦教之言曰眞空家鄉無生父母禽獸不知有父尙知有母惟鴟鴞則食其母無生父母是禽獸中之鴟鴞也無父母之倫矣謀反叛逆無君臣之倫矣男女混雜無夫婦之倫矣以入教先後爲

序不論年紀尚有長幼之倫乎誘朋友作滅族之事尚有朋友之倫乎五倫俱亡身家隨滅至於滅亡而後悔遲矣近有白陽教自爲異說種種荒唐南斗北斗是天上星宿定位豈可混造八卦九宮十二時是上古通天徹地聖人所定豈能增添乃教匪改爲十二卦十三宮十八時又倡中斗東斗西斗之名隨意妄爲欺天欺聖罪莫大焉尚可信乎教匪惑人每謂誦習佛經可以消刧獲福不知佛法雖異儒教亦護國法邪教旣犯國法豈朋佛法國法所誅佛豈佑之今入教者王法中唐八等皆問重罪求消刧而刧立至求獲福而禍安在耶又

有紅鬍教順刀會昇平世界敢於白日持刀聚衆搶奪
白日無法紀天理難容皆自取滅亡之道耳若自恃其衆
孰如林清李正修之衆自逞其強孰如張格爾王三槐
之強今皆骨化爲灰肉卽爲粉爾所知也爾亦思四方
無事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皆是
皇上天恩我
朝二百年來錢糧輕刑法減遇有荒年散賑蠲免深仁
厚澤爾祖被之爾父被之爾身又被之爾不思報忍背
之乎愚民始從邪教原無反叛之意不過畏其勢盛姑
從之以爲保身家之計孰知一入其教卽爲化外化外

之人即爲反叛欲保身家而身家破敗即在此矣豈非
大愚也哉且爾不見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夜之雷乎
是時露白霜降是夜月朗星明忽然而雷忽然而雨賊
膽因此而喪賊火因此而消則我
國家百神護衛無能爲害有可憑矣邪教得罪於天爲
天所擊有明驗矣爾從邪教不畏天雷之擊乎爾看安
分之人何等自在其後人亦且興隆爾看斂錢之人幾
個起家其本身都不能保人心俱有知識俱有天良何
去何從豈難自决自今爾等遇有邪教蠱惑鄉村須避
之如猛虎切勿近也防之如毒藥切勿飲也且以毒藥

害人將有常刑以猛虎獻官者有重賞若爾等約會鄉人擒匪送官豈不有大賞乎其有入教之人果能悔悟及早向首即以所傳經卷刀棒等物繳官可以免罪執獲教頭並可得賞此正爾消刼獲福時也從匪則受戮出教則受賞榮辱生死在此關頭不可不早爲定計矣

諭中州諸生代周學使

爲諭令諸生勸化鄉愚無入邪教事照得大河南北向有邪教滋事今已掃蕩驅除本院仍出示懇切告誡誠慮法網稍寬餘氛未盡不可不究其終也豫防不容芽蘖復生不可不閑其始也必令諸生宣示鄉村者以諸

生讀書明理深知邪教陷溺之非目擊邪教蔓延之害故欲多方勸化一以傳百俾正盛得以勝邪焉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與民遠者化民難與民近者化民易使一二人化衆人難使衆人化衆人易既入於邪而後化之難未入於邪而先化之易古今之定理也大吏去民甚遠親民之官莫如州縣然州縣於窮鄉僻壤究未能家諭而戶曉之又未能朝勸而夕勉之諸生與民比屋而處耳目甚真有邪教煽惑地方鮮有不知士者民之望若早以披肝刺骨之言告之鮮有不聽者彼鄉民既以先入之言爲主又以既覆之轍爲鑒雖百邪匪甘言以

誘之豈復爲所迷惑哉夫息邪説正人心士之事也
國家禮士至優且渥爾多士豈不思有以報之若能解
散邪匪亦報國之一端也且俾愚民免於刑戮若拯無
知之孺子而出之井中其修陰騭甚大是取科名之梯
級也邪説不興則兵革不試爾多士與居民同享承平
之福於無窮又保身家長子孫之遠計也至督令多士
奮勉奉行以厲學校而厚風俗則教官不能辭其責本
院將考其勤惰而甄別之其各敬承無怠

論中州各州縣修理名墓代周學使

照得瀍澗東西之界帝王所都天地和會之區聖賢代

依故中州所稱名墓最多
國家敬禮先朝追崇先哲採樵申禁修墓給資所以培本原厚風俗報千秋之明德勵一世之頑夫也茲恐日久防疏雨穿石泐或來牛跡之踐致隳馬鬣之封甚者堂斧陷有深坳碑碣埋於叢薜荊棘滿地悠恫在天尼行道之子共傷若守土之官不問
國典何在使臣耻焉特諭該府州飭令各屬照通志所載歷代名墓一一查閱有無損壞及時修理詳報以聞

諭中州州縣節孝詳建總坊　代周學使

爲表章節孝彙建總坊事照得芳揚彤管詩傳取節之

詔光耀紫泥

國有旌閭之典在昔舊章丕著名書太史之編於今新
例宜須恩准總坊之建蓋欲留貞心於不死化頹俗以
俱純雖寒極亦可生春俾家喻較爲易舉也乃大江南
北叢雲集而顧陳獨清渦東西未風從而舉報恐窮鄉
無多聞見致苦節終古沉淪抑或奸胥壅於上聞有司
疎於下訪匹婦不獲使者惻焉特宣諭遍告遐陬使窮
檐均沾

聖澤何拘乎百名以上百名以下同鐫金字於貞珉不
論在千里而近千里而遐盡出寶光於苦海但遺珠固

宜援案而擯鼎豈可混淆倫非類濫竄其中則孤貞羞與爲伍屬目而千夫共指盜名欺世難免口誅舉頭則三尺有神受賄徇私定遭天譴爾多士分應採訪該教官職在闡揚情各布公事宜核實其閒風而砥行無靦顏於巾幗之人當指日以明心或焚疏於神祇之座庶乎玉無石雜蕙與蕕分堪慰冰魂不汚

丹詔倘書吏榮飛蚨而挾詐許士民遮前馬以呈詞立即重懲勿爲後悔並仰各學開明年例曉示閭閻咸使聞知無有遺濫

代向欣然經畧擬射入金陵示諭 咸豐甲寅九月託護府轉遞未

〔知列 酉〕

曉諭從賊人等知悉照得順逆之理不明乃從逆而犯順生死之關不察則有死而無生然死中若不求生豈得謂之智士逆後苟能轉順亦不失為良人我

大清國賢聖之君六七作涵育之澤二百年誰無天良豈甘從逆多半廹脅而不得已耳今賊惡已貫盈勢已窮蹙兵各逃散戰必敗亡被害之家爭欲食肉已據之土無不離心直隸之賊四十軍既殲除而殆盡湖北之賊數十萬亦剿絕而無餘誣天則天滅之侮聖則聖誅之褻神則百神會合而轟擊之關帝顯靈於天津真君

顯靈於江右觀音顯靈於武昌爾不聞乎賊之指日滅亡已可知也爾從賊者之與賊偕亡亦可知也爾等將坐以待斃乎抑欲於死地求生路乎如欲求生莫如殺賊爾等被賊裹脅令爾父母妻子離散本是深仇今又減扣單粮人人怨入骨髓衆心憤恨之時振臂一呼糾合起義有不雲集響應者乎若以倉猝之間圍其府焚其宮取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等首級直如探囊取物持首開門以降高官可得厚賞可邀豈惟免死而已此真轉禍爲福之至計建立功業榮耀祖宗忠義之聲流傳萬代即在此時不可失矣本大臣開誠布公示爾

等求生之路求榮之階從之則吉背之則凶何去何從立當自決遲疑不定後悔何追特諭（此諭不一定射入賠道僞將傳知逆好）

代張小浦京堂招降石逆諭（丁巳六月時僞北王欲殺石逆自金陵縋城逃脫故秉此論之京堂寫數十紙設法以達賊中有祈門程姓者力勸其降爲他賊所阻以達到遲也）

爲明白開導以指示生路事照得識時務者俊傑也能補過者君子也遇窮知變者通也去逆就順者福也自來悖逆之徒罪惡滔天類皆頑冥不靈不可言喻惟聞爾僞翼王石達開者在昔會匪倡亂之始勢由被脅非

出本心於今偽主疑貳之時志欲歸林復萌悔意本京堂嫉爲爾指方便之門示生全之路可乎爾亦思粵西起事之匪今存幾人八載之內皆作刀頭之鬼也爾亦思江南擾亂以來今據幾郡五年之間不出彈丸之地也爾亦思我
大清聖聖相承二百年深仁似海今
天子明明在上億萬衆勁旅如雲加以敷天共憤薄海同仇團勇驍騰義旗颷舉爾屢戰屢攻能勝之乎爾特横擄民夫爲兵搪砲攖鋒死者奚啻百萬衆皆烏合能有濟乎爾恃劫奪民財爲爾強索横征又逼擾害村鎮

怨入骨髓能久安乎僞北賊既欲殺爾洪僞王又欲殺爾爾能孤立以自存乎矯誣上天天必滅之毀亂聖道聖必誅之虐慢百神神必殛之現至罪惡貫盈天誅已及之時爾能逃乎是則爲爾深籌熟計除及早投誠別無生路不待智者知矣況聞爾素封巨族世列衣冠何忍始終背畔

國恩負義同於梟獍也又聞爾小仁小惠尙有天良亦何忍始終荼毒生靈噬人同於豺虎也加謂騎虎難下一經歸命恐致自投網羅則殊不然我

皇上寬洪大度全以子惠元元爲心爾能歸降設謀破

敵靖四境之烽烟免羣黎於鋒鏑經本京堂會同各帥保奏必將原爾之情憐爾之才赦爾之罪用爾之能小之不失富貴大之可建功名自來悔罪投誠取富貴而立功名者指不勝屈諒爾亦熟聞之矣今本京堂披肝推心明白教示欲生爾也欲舉爾也爲此諭飭諭到爾即自揣自思背之則死遺臭無窮聽之則生身名俱泰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大計早決勿遲勿悞此諭

代何根雲宫保擬射人金陵示諭丁巳十二月時克復鎮江乘勝圖攻金陵

爲曉諭從賊之人立功贖罪以圖保全事照得從逆則

凶天道之昭然也作孽不活人事之必然也然逆徒可
以轉順者謂之補過死中亦可求活者在於知幾計爾
等從賊之人有甘心叛逆自投賊營者有被賊裹脅漸
爲彼用者現已如魚在釜如鳥在籠被脅者獨不思雪
恥報仇自投者獨不思出險遠害乎爾亦思我
大清國厚澤深仁爾祖父安居食福二百餘年爾忍粲
背之乎爾亦思我大軍萬騎如虎千艇如龍加以億姓
同仇義勇四起爾等能當之乎爾該粵匪誣天天必滅
之侮聖聖必誅之毀神神必殛之西南二賊久亡東北
二賊旋滅勇如羅大綱等詐如黃生才等皆被顯戮豈

非天殺之乎爾亦思往年起廣西據湖北之賊幾人倘存爾亦思前年擾直隸侵福建之賊幾人得歸爾亦思前日鎮江克復賊奔高資幾人得脫爾獨不為之寒心爾獨不為之變計乎本大臣嚴以除害必欲盡誅寬以居心不忍多殺不能使爾等漏網可先為爾等指迷爾等惟有糾合同人共圖義舉乘黑夜之餘焚偽王之府或生擒以獻或斬首以投凡偽安王偽福王偽燕偽豫偽侯不與同謀者盡縛盡殺開門出降功莫大焉為首者立得高官為從者以次受職豈惟免死而已糾衆起事何功不成成功之後萬民瞻仰萬代標名何等體面

何等榮耀此去逆效順之機即出死入生之路轉禍爲
福即在此時建功立業亦在此時爲此諭爾等從賊人
等知悉爾等如有負丈夫志氣具豪傑胸襟者必能體
本大臣一片婆心乘時舉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聽之
則吉背之則凶何去何從立當自決倘有遲疑不定同
遭屠戮後悔何追特諭（官保同函稱善開來行）

一執送僞天王洪秀全或斬首來投者爲首賞四品
　官爲從以次酌予官職

一執送僞安王福王僞幼主或斬首來獻者爲首賞
　五品官爲從以次酌予官職

一執送一燕一豫一侯戒斬首來獻者爲首賞六品

官爲從以次酌予官職

又擬小諭一道

告爾被脅人世受　大清恩承平二百載厚澤更深仁背

恩而從逆豈得列人羣　憐爾被脅人離親別妻子使

爾持砲子不得回里廬大仇不思報豈復成丈夫　怪

爾被脅人甘心信邪說誣天天必誅毀神神必滅罪惡

今貫盈東北自戕賊勢窮不知變豈得謂明哲　傷爾

被脅人日在危城中大兵現雲集指日克金鏞如魚已

在釜如鳥已在籠死中不求生豈得謂英雄　生路如

何求訂盟約同儔夜焚偽王府朝提偽王頭開門出投

降大功誰與倖高官立可得芳名萬古流此言如不聽

骨爛無人收

代十閩義民約會齊舉鄉團檄文　咸豐庚申冬

爲遠近齊舉鄉團同心防患以保身家事前見兩浙義民傳檄到閩所言賊匪殘忍剖孕蒸嬰洞胸剖腹慘毒萬狀令人憤恨久之又言庚申二月杭州失事上半城人思逃生以致房屋十燒八九居民十死七八下半城人皆出敵見賊即殺賊死無算而受傷者千百中不過一二可見畏避則死膽壯則生也又言瑞將軍激勵將卒克復城池殺賊如麻滿兵傷者甚少張軍門援兵追賊賊從餘杭富陽臨安一路而遁被民團截殺無遺賊犯長興百姓聚衆數萬殲賊殆盡可見賊之伎倆無多

不難堵禦殄滅總在大家齊心協力耳吾閩本有民團近因賊蹤日遠撤而未聚又或倡言募勇不肯實心嚮辦試一設想汀州之變賊因無備乘虛而來無一家不被淫掠無一鄉不被搜括辦團練者生平不辦者生平亦可以奮然興矣且吾閩之辦團練較勝於浙者有五事蓋兩浙風氣柔弱攻守戰鬬非其所長吾閩風氣剛強鳥槍刀矛皆所素習一也兩浙殷富富人多畏死貪生閩地瘠貧貧人肯拚命出力一夫拚命萬夫難當二也兩浙人好遠遊在家者少吾閩人多務農在家者多農人閑暇講武壯丁之多奚啻數倍婦女亦足亦可荷戈

三也浙地平曠堵禦頗難吾閩崇山峻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四也兩浙多大村鎮賊來即可得食吾閩若守險要賊無處可以覓食以飽擧飢殺賊較易若扼守兩頭使賊不能進不能退可以化爲餓殍五也有此五勝而又人人齊心家家同志不務虛名不求漁利何賊不可殲除何境不能保守哉爲此傳檄遠近俾各州各縣各鄉一例通行檄到無論城鄉公推首事各團各境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齊出操練教師公僱旗械等用公捐探有賊至約會鄰境共守險隘以壯丁之最勇者居先要思賊一入境生無可逃則有力者共奮矣要

思賊一入門家非我有則有財者不吝矣如何設伏如何包抄各就形勢相機而行勿推諉勿鬆懈庶境有磐石之安人無流離之苦毋貽後悔願早綢繆此檄

計開團練章程

一各州縣無論城鄉在本里設公所公推賢董事任之

一團丁應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齊出抑或按戶派出與衆熟商公派立一合約爲據

一鳥槍刀杆家藏者各執各器其無者應公製給用事平仍歸於公

一團丁自保身家不給工食技藝公僱教師乘暇學
習俱令不妨本業
一每十人立一頭目每百人立一隊長董事擇技藝
稍優者當之
一各勇技藝董事每月閱兩三次擇有長進者酌賞
之
一旗幟器械火藥賞犒探信僱教師諸費各就本境
勸捐董事收職支用每月開明捐數支數張貼本
里以示無私
一隣境必須聯絡探明賊蹤已近即共守險要勿誤

出守險要派定若干人應按戶輪流離家較遠應給工食克前鋒者亦宜有賞

一死事者公給葬費其家無以爲養者或令有力行善之家歲給以糧數擧則事易擧分年則力亦紓

貴池縣志夏遵道遺書辨

池州府志列傳載夏遵道字奕山貴池人洪武間任池州教授與黄侍中觀爲姻婭建文即位薦爲講官不可靖難兵起侍中草詔詆斥成祖遵道遺之書曰燕王高皇不能殺青田不能治天意有歸未可難也及成祖入南京收觀姻婭僅罷遵道官不加罪遂隱尖山侶漁樵以卒按池陽考古類編載侍中答遵道書層層駁斥此必遵道事後僞作藉以脫罪耳侍中國之大臣遵道雖姻戚敢遺之書使貳於叛藩哉其爲僞書無疑而卒以此自全亦明哲保身之士矣

武康縣志羅尚忠被誣辨

武康舊志卓行傳載聞仁任平湖教諭有門人駱驂曾督學南畿時平湖令羅尚忠有叔在南以為盜繫獄因與仁深相結久之賫千金求仁致書囑驂曾出之仁固拒既而尚忠以考語相陷按浙江通志名宦傳羅尚忠字孝可青陽進士令平湖為政清簡執法不撓北自南粮陋規洗刷殆盡捐俸立義田置義塚役擺給事中又按明史周宗建傳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奸弊忤中官中官魏忠賢也尚忠為人本末如此奚至行賄撓法如舊志所云者且學院非決囚之職士族鮮為盜之家剎

害如果切身則急延求援何能遲之又久屬託尚須轉手則從違莫必肯先與以千金揆理甚乖揣情大謬修志時隔有年代採事者誤於傳聞遂乃戴訕謗之訛言玷卓行之列傳抹倒青史誣枉名賢如之何其可也今從刪削時余受聘纂修以此辨質之武紳皆稱允當并稱闊縱倚勢欺隣相傳有謀佔民房等事可見羅公之彈劾王公信乎執法不撓者